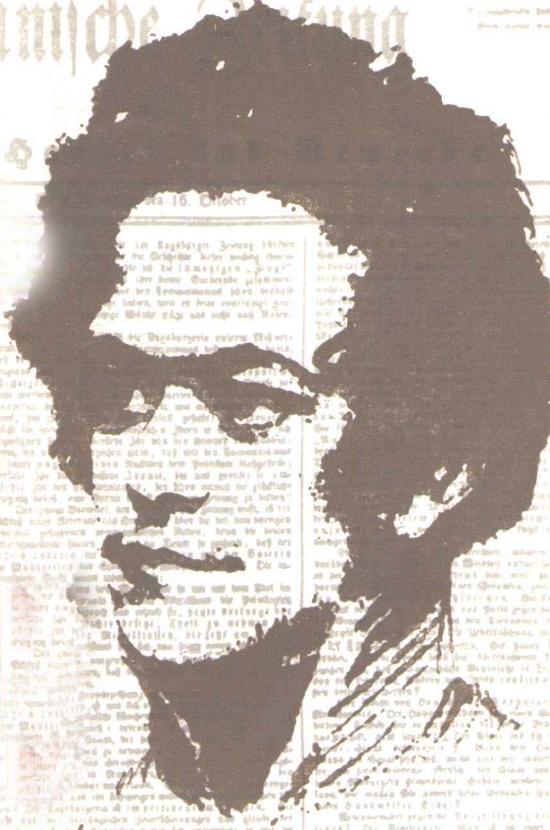


MR 16, C 937

1847



卷之三

Stadtteil 12. Das „Br Brüder“ ist jedoch nicht der einzige Name, unter dem die Einwohner des Stadtteils leben. Es gibt auch „Blaue Lauter“, „Grenzgänger“, „Dörfchen“ und viele andere Bezeichnungen. Die Einwohner sind überwiegend evangelisch, aber es gibt auch eine kleine katholische Gemeinde. Der Name „Br Brüder“ kommt von einer Gruppe von Männern, die sich zusammengetroffen haben, um gemeinsam zu feiern. Sie tragen traditionelle Kleidung und tragen auch einen Hut mit einem roten Band darum herum. Sie singen Lieder und tanzen. Sie sind eine Gruppe von Freunden, die zusammen Spaß haben möchten.

Digitized by srujanika@gmail.com

Die Zeit ist ein Dilettant. Die Zeit ist ein Kapitalist.
Sie will nicht zuerst sein, sie will erst kommen. Sie will nicht
erklären, sie will nur erklären lassen. Sie will nicht
wissen, sie will nur wissen lassen. Sie will nicht
denken, sie will nur denken lassen. Sie will nicht
sagen, sie will nur sagen lassen. Sie will nicht
wollen, sie will nur wollen lassen. Sie will nicht
haben, sie will nur haben lassen. Sie will nicht
sein, sie will nur sein lassen.

马克思的 青年时代

尼·拉宾著

you wrote that you don't
like the older poems.
The poems before October
seem rather flat to you
(and less, see above),
you prefer Elizabeth Bishop,
Auden etc. (the Americans).
But you know our newest poems,
and don't you think them quite -
they are a bit snappy.

卷之三

Se ein Buch ist Segen
dann sei, Da reich sind,
Da Schatz ist Segen
Gut ist Segen!]
Das ist nicht wahr,
Was steht da Big werden,
Die Autoren sind doch schur!
Das kann man nicht verstehen sehr --
Doch Gott und Gott und Gott sind eben.
So ist es jetzt und fortwährt!

马克思的 青年时代

〔苏〕尼·拉·宾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

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

Н. Лапин
МОЛОДОЙ МАРК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6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苏〕尼·拉宾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 翻译组译
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威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61,000 字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1,000

书号 11002·590 定价 1.15 元

目 录

前言 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1)
马克思对世界概念本身的探索	
第一章 从中学生到哲学博士	
少年踏上了生活.....	(22)
性格和智慧的初步考验.....	(26)
哲学与生活。青年黑格尔派.....	(33)
走向科学顶峰：博士论文.....	(38)
第二章 通过哲学走向政治	
在生活之路的叉路口.....	(47)
革命民主主义者.....	(54)
革命家的得和失.....	(63)
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一章 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莱茵报》编辑.....	(73)
共产主义问题。社会的政治背景.....	(83)
社会政治理想的具体化.....	(9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识.....	(100)
同政府做斗争.....	(106)
第二章 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转向科学的世界观	
失败的教训.....	(130)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论.....	(135)
马克思自觉转向唯物主义.....	(148)

唯物主义的深入和转向共产主义：历史的社会形态(156)
唯物主义的深入和转向共产主义：异化世界和辩证法(168)
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开始形成	
第一章 共产主义者的起点	
《德法年鉴》的两个纲领(192)
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201)
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心脏(209)
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216)
共产主义者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222)
第二章 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哲学论证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起因(232)
分析三个收入来源(238)
异化劳动的实质(252)
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中心(264)
异化劳动发展的几个阶段(274)
共产主义是废除一切异化(281)
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观点的相互影响和综合(294)
革命实践对新观点的初次检验(310)
结束语 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327)	
注释(342)

前　　言

作为完整学说的马克思 主义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从根本上改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所形成的社会思想的每一个主要领域，把它们综合成一种关于社会的从质上说是崭新的、完整的知识，并使这种知识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具有复杂的结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都是统一的科学世界观的不同方面。同时，这种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又是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并同其余两个部分相补充，而它们在各自的发展中又都互

相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而是它们的综合。在这里每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也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获得这种独立性。只有具有这种性质，它们在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才能执行科学领导的职能。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百多年中，它的主要部分已变成相对独立的、包括一系列专门领域的科学，而这些专门领域也有形成为若干独立的知识部门的趋势。

这种分解化的趋势本身是合乎规律的，进步的，因为它保证了学术工作专业水平的提高。但是，无论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说，还是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来说，仅仅是分解化还是不够的。列宁一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能动性这一方面同它的另一方面，即整体性与完整性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完整世界观。”^①

最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一体化过程正在加强，这是由于客观上它对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领导作用在不断地增长。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许多文献，尤其是纲领性的文献，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体化趋向的明证。

为了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体化和分解化过程的特点，必须注重它的历史，研究它作为完整的学说的形成过程。因此，弗·伊·列宁起草《卡尔·马克思》一文的提纲时，表述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叙述他（指马克思——拉宾注）的整个学说……（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指出，同时还必须“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②，这一点决非偶然。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页。

②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2卷第239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创立自己学说的同时，不断解决当时历史所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包罗万象，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无论是用其中任何一种，还是用它们所有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社会思想的发展已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是无能为力的。^① 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知识的任何一个主要领域（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已经有它自己的古典的表述，但仍然不能解决已产生的综合性问题。这些学派的瓦解和对古典遗产的更加庸俗化的解释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已经明显地表现出社会知识的不同领域有必要互相接近。例如，社会主义的学说与傅立叶、欧文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相结合，使这些理论比他们前人的空想更具有说服力。然而，上述理论仍然是一种空想理论，因为它们凭借已存在的唯物主义当作现成的逻辑基础，而实际上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需要进行根本改造。同样，英国政治经济学也促使黑格尔更加深入洞察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但是他并不能在科学地理解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方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社会理论学科的划分在知识领域的划分中得到了体现。不同民族的创造性的天才在各个知识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德国人使哲学发展到具有古典的形式，英国人使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具有古典的形式，社会主义学说主要是由法国人发展到具有古典的形式。由于这些知识领域中每一个领域都脱离革命斗争的实践，因而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和无成效的。这就使革命斗争本身受到损失。

因此，不仅改造社会思想的每一个主要领域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把它们综合成一个从质上说是新的整体，以及把它们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不仅哲学需要，而且政治经

① 格·朴·弗兰措夫：《社会思想的历史退路》1965年莫斯科版。

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也同样需要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用之于理解社会生活。剩余价值的发现和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的深入研究，不仅把政治经济学提到了更高的理论水平，而且还影响到哲学和共产主义学说。哲学和共产主义学说一经改造，又恰好在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自己最深刻、最周详的证实和论据。无论对哲学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改造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列宁写道：“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① 最后，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使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发生了质变。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一个以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有机的相互联系起来为前提的综合过程。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也符合思想斗争的需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正在攻击它的完整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社会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尤其是马克思的观点的形成过程，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成为专门研究的课题，而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一研究开展得尤为广泛。世界上许多国家发表了有关青年马克思的几十篇篇幅很大的论文，几百本小册子和几千篇文章，它们的作者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8页。

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和从事其他专业的
人士。

在这些大量的著作中显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撰写的，另一类是资产阶级作者写的，他们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的观点（预先加以歪曲），来丑化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为所谓最新的唯心主义结构寻找根据。

虽然资产阶级研究者所持的态度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企图证明，似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不适用于分析马克思观点的形成。例如，西德“东方问题专家”埃·施雷普勒在《关于在苏俄和西欧出版的马克思传记》这篇文章中断言，似乎苏联的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不能够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客观评价，因为对他们来说，“首先必须建立所写的人同党的路线的一致性，因此这个难题应该由西方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解决。”^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作为论据提出来的是党性与科学性不能共存，因为似乎党的路线易受对寻求真理极为有害的政治局势波动的影响，这决非是一个新的论点。但提出这类论据要比证明它们容易一些。事实上，谁若是以为苏联学者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主要是凭一时的、随形势而变化的想法，那么他就忘记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些研究一贯是以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为依据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书信中就有一系列确切的证据，使人们能极精确地判明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某些重要路标和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起源的研究方面，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弗·梅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分析马克思

① 《东欧历史的研究》1956年柏林版第3卷第27页。

主义世界观同前人的理论思想的关系时，既指出了它们的联系，又指出了它们的区别；当然，区别方面论述得不够。^① 弗·梅林研究了青年马克思一系列著作以后，强调指出，必须具体分析他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条件和主要阶段。但是他所研究的主要还是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不是他的一般哲学观点。^② 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弗·梅林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方面的不足之处，是与他们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中的薄弱方面分不开的。正是列宁制定了一整套研究卡·马克思观点形成的科学原则，这并非偶然，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革命灵魂具有深刻而又精确的理解。

弗·伊·列宁在深入研究某个理论问题时，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怎样出现和发展的。列宁不仅揭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科学理论意义，而且还揭示了它的社会意义。

例如，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俄国革命吸引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但这些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畸形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并不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③，也就是说，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准则”的，不仅有许多参加革命的普通人，而且还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妄想充当革命的理论家，并企图用当时最时髦的马赫主义哲学

^① 参见格·瓦·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格·瓦·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3卷）。

^② 参见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史》中文版第1卷。弗·梅林《马克思传》。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5页。

“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列宁还成功地揭露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力求进行这类“补充”的原因。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凭借了研究一般哲学问题方面的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但系统地把唯物主义普及到社会观上却前无古人。因而他们首先注意的是彻底建立唯物主义哲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注意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那些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却相反，他们接近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一——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贫下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①

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明显地表明，必须全面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丰富的思想遗产，必须深刻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列宁认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形成是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必要前提。

现在资产阶级理论家妄想成为青年马克思的首先发现者，他们长期以来，直到二十年代，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根本没有找到专门研究的课题，总是局限于对这些著作进行表面的、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评述。同时，他们几乎没有注意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甚至，还否认马克思具有自己的哲学概念。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48—349页。

的确，当时已存在着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相对立的看法。而《共产党宣言》时期的马克思，即革命的马克思被说成是青年马克思，似乎他与《资本论》时期的成熟马克思，即学者马克思是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广泛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已对这种无谓的捏造进行了批判。根据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著，其中包括他们观点形成时期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收集、辨认、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1927—1932年，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中学作文》、所有保存下来的他的博士论文材料、在柏林和克罗茨纳赫写的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全文发表）及其它著作^①；还编写了包括三千多个日期的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年表。这个年表逐步展示了马克思的整个生活道路。^②

这些著作的发表十分明显地表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对人类所积累的理论财富，尤其对哲学财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思考。同时，那种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一个不依靠严格的科学分析、任意编造《宣言》来为自己的革命意向作辩护的有片面性的革命者的看法破产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的看法似乎也应该破产了，然而，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可是，在三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理论家对青年马克思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真正的大转弯）。当然，这不仅仅因为1932年发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上面讲到的列宁对问题所持的态度恰恰有助于理解这些原因。

问题在于，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之交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使劳

① 详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文化遗产。在苏联发表和研究的历史》1969年莫斯科版。

② 参见《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大事记，1818—1883年》1934年莫斯科版。

动人民的新阶层投入了运动，并且引起了对作为完整的理论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对它的哲学内容的特别兴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重新出现在广大社会舆论界面前，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者非常成功地揭示了作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形成的各阶段的这些著作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兴趣”。但他们的兴趣从一开始就表现在把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一发表，格·德·曼就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急忙加以评论说：“这个马克思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脱离了哲学唯心主义，但这没有使他把物质的最高现实性与虚构的思想的最高现实性对立起来。不如说，他使这两个现实性服从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既消极又积极、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总体的生活现实。他既把物质原则，又把精神原则看作是统一的总体的生活过程的现象……无论对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给予多高的评价，但是从这些著作中可看出他的创作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停滞和减退”^①。

改良主义的，而后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者的全部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那个到目前为止被他们完全忽视的时期，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这部手稿是马克思观点形成的一个最初阶段，现在却被说成是他成熟的顶峰，而《资本论》这个马克思科学功绩的真正顶峰，却变成了“他的创作能力减退”的证明。总之，突然间成熟马克思变成了不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而是青年马克思了。于是，出现了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②，并且迅速传播开了。

在战后的年代里，出现了新的、空前规模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① 引自勒·恩·巴日诺夫《哲学中革命转折的开始》1960年莫斯科版第8页。

② 详见弗·弗·克舍拉娃《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1963年莫斯科版。

热潮，在西方知识分子中间也是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它的形成的兴趣又被唤起，而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就利用这一点，使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死灰复燃。

某些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从事写作，在他们过去的作品中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写成一种贫乏的学说，似乎它回避分析一系列复杂问题，尤其是个性问题——个性的存在、个性的自由、个性的创造、个性自我意识等，（所有这些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尤其使人感到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似乎是可信的。于是，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开始从一篇文章传到另一篇文章，从一本书传到另一本书，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

但是，就这种对青年马克思的神话般的真实意义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里也是不一样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顽固敌人同希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人区分开来。因此，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论述有关青年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作同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在他们中间应该区别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站在公开反共的立场上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进行蓄意捏造的。例如，法国天主教徒一段时间内在这方面非常卖力，但他们遭到了共产党人严正的反击。^①后来，西德的历史学家就越来越专门在巧妙地臆造青年马克思的观点上下功夫；^②第二，从实证主义出发拒绝深入了解青年马克思发展的内在趋势，这就掩盖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阿·列费夫尔的文章《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哲学和政治的联系》^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对青年马克思作新黑格尔生存主义的解释，这是一些自由主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者对天主教徒批判的回击》1958年莫斯科版。

② 参见K·H·布罗伊尔《青年马克思。他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954年科伦版；M·弗里德里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1960年柏林版；E·蒂尔《青年马克思的形象》1957年哥丁根版。

③ 参见《哲学研究》第5期1958年华沙版，第17—51页。

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①；第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小资产阶层用极端无政府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赫·马尔库塞的著作②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些人当中很受欢迎。

当然，这种区分完全是相对的。虽然它也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特点，③但是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学流派的变种都具有共同的思想上的目的，即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千方百计企图借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原理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某些成分，并且用这种混杂物冒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知道，如果把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弄成相对立的情况，而把青年马克思或与黑格尔、或与费尔巴哈、或与克尔凯郭尔结合起来，那么最终将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如果硬要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对立、把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相对立，同样也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资产阶级理论家所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形成过程中就把它们割裂开来。而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证明，似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仅仅是建立在自己哲学基础上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那么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最近几年，他们陡然变换了策略，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仅说成是它的哲学问题（当然，这个哲学问题也相应地被歪曲了）。

这就向研究马克思遗著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任务。例如，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科学世界观创始人的观点形成时，曾经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证明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从一开

① 参见吕贝尔《卡尔·马克思》1957年巴黎版。

② 参见《伟大的马克思》1967年柏林莱文出版社。

③ 详见格·勒·别尔金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资产阶级马克思学》1972年莫斯科版。

始就有一定的哲学根据。当前，在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面前客观地摆着一个任务：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是在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组成部分有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为其它部份的一般理论根据服务，而且哲学本身也在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中得到一定的根据，并具体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他们的哲学观点的发展。

可见，列宁对研究马克思观点形成的社会意义的分析就是在今天也依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科学思想体系传播得越广，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独特的形式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关注就越强。

马克思观点形成的主要阶段

列宁为分析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制定了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原则。列宁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著时，也遵循了这个原则。同时，列宁既以当时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又以他以后的著作作为依据，并且重视马克思自己关于他思想发展的初期阶段的言论。

马克思的这类言论在他给《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所写的著名序言中最完整。鉴于这段话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非常重要，现将马克思本人的这段回顾抄录如下：^①

^①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顾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意义，详见格·阿·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参见《历史学家马克思》第107—173页责任编辑埃·阿·热卢鲍夫斯卡娅 1968 年莫斯科版)。